

你可知道由紅、綠、藍三種顏色，曾經幻化出多少個彩色繽紛，惹人纏戀的美夢？
你可知道每天有多少人置老婆的嘍叨、子女的啼哭、鄰家的爭吵於惘然，屏息靜氣，乖乖地看看這些由別人為他們塑造，而他們又樂於追尋的夢境，從而麻醉了現實的神經？

許多「無不良嗜好」者不抽煙、不喝酒、不搓麻、更不嫖妓。可是，他們也許一下班就在馬路上橫衝直闖，在車站與人爭個你死我活，為的是要趕回家扭開電視，為的是要看那在百多平方吋螢光屏上移動的畫面、和那中產階級的行爲形象。

你也許曾經看過「萬事有我」、「父子樂」、「相見好」、「一屋兩伙三人行」、或者「行運一條龍」，你看的極可能不是他們的故事，而只是一堂又一堂美輪美奐，散發着中產階級舒適氣息的佈景。講究的大廳、寬敞的睡房、豪華的經理室；他們所表現出來的，都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、中產階級的心態，或者中產階級的社會觀。總之，如今電視節目的製作，是越來越趨向中產階級化的口味，它們所極力營造的，是中產階級化的氣氛，而它們所刻意製造的，也是中產階級化的形象。

隨着以中產者為主題之電視節目的增多，電視向着百萬觀眾所宣揚的，就是將小市民社教化成向中產階級的認同與奮鬥。百萬小市民的周圍，可能是醜態猙獰的居住環境，不合衛生的設備，或是無時無刻的罪案；可是他們對這些可以無動於衷，或者認為不足介懷。他們心目中有着嚮往的形象，他們相信有「社會流動」，他們努力所追求的，是成為中產階級的一份子。

由是，他們充份發揮了都市人性的冷漠，普遍地接受個人主義，只求一己的成就，置他人生死於道外，心存僥倖，沈迷賭博，所掙扎尋求的，都是脫離自己的階級而上升到他們嚮往的目標。這些都是電視節目教化的方向，是資本家所希望長此以往的現象。資本家希望社會穩定，希望小市民在現存制度下「和平競爭」；希望普羅大眾在認識自己階級後的反應是脫離這個階級向上爬，這樣，資本家的壓榨剝削才不會惹人憤恨，他們的商品才可以傾銷。至少他們可以向你游說，「成功人士」都是吸食某某牌香煙的。

因此，如果你希望電視台能夠令你「深入認識社會」，或者荒誕地希望電視會領導群眾去「解放台灣」、去「光復大陸」，或者去「統一中國」，那就未免過於天真和白痴。電視台只能領導群眾去玩滑板、去跳熱潮舞蹈、去選歌王歌后，或者去用某某牌爽髮膏。因為電視節目根本就是商品的附屬品，是爲了吸引你看廣告而製作的贈品，就像鼓油附送的水杯、拔蘭地附送的麻雀莊一樣，在不與傾銷商品謀取利潤相違的原則下，盡量去迎合你的口味，替你製造一個形象化的美夢。

不要

讓自己



看清電視，

電視節目是否受到歡迎，「包裝」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，電視製造了朱江、鄭少秋、汪明荃這些「明星制度」下的商標，為你樹立一個是以追尋模仿的偶像。電視節目不會議這些「明星」在安置區、木屋或者艇戶中生活，也不會令他們衣衫襤褸、勞碌奔波，他們在電視中的「生活方式」，必須與大多數普羅大眾有着一段階級距離，才會令觀眾與激勃勃的去追求，趨之若鶩。

因而，如今在電視節目中出現的，越來越多的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或虛偽佬、設計家、建築師、模特兒、經理、或者高級知識份子。他們代表了電視背後的資本家的目光，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這世界的悲痛哀傷、貧窮罪惡。他們有的只是中產階級的煩惱、及有產者的無病呻吟，不是無事找事做，就是自命清高憤世嫉俗却又無意改變這世界。他們接觸到的問題，永遠只是如何去撮合一雙男女，如何去追求隔壁的女孩子，或者架空地去追求「自己的夢想」，他們的意思形態，也就永遠是中產階級的。這些故事永遠接觸不到真實生活中胼手胝足，為口奔馳的普羅大眾內心的煩惱和不满，是脫離了社會裏大多數勞苦市民的現實環境。然而，電視節目所希望製造的，正是這個大眾可望而熱心心目中生活方式的典範。

於是，電視節目製作的趨勢，就是盡量拋開無依孤苦的老人，流離失所的乞丐，備受剝削的勞苦階層，換上的是一套普羅大眾覺得耀目生輝的外衣。資本家希望這套外衣令小市民眩目得睜不開眼，看不見這社會的醜惡瘡疤，而只爲追求有一天披上外衣的夢境而任勞任怨，希望有一天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會爬上這度「成功」的梯級。

有一天，電視會令這社會的普羅大眾酣然入睡，乃至昏迷……。

昏迷。

犬而